H. H. MU
CHINESE LIBRARY

文編卷之四十一目録

策

審勢　老蘇
審敵　老蘇
策畧一　大蘇
策畧二　大蘇
策畧三　大蘇
策畧四　大蘇
策畧五　大蘇
策斷上　大蘇

策斷中　大蘇
策斷下　大蘇

文編卷之四十一　策

武進　荊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　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墊江胡　帛　子行　校刊

審勢　老蘇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

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彊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彊矣彊

甚而不已則折勢弱至入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
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彊甚者威
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
用威而處彊者利用惠乘彊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
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
以裁節天下彊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彊弱之勢者有
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
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
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
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彊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

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彊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

在我其勢為彊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
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
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
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彊國是謂以弱政濟
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
駸焉日趨於彊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
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彊政濟彊勢故秦之天
下卒斃於彊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
本二者皆不察天下之勢也吾　宋制治有縣令有
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

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彊之勢也勢彊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彊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

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疆盛凌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耻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彊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彊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疆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疆可

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彊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彊國也一旦發怒烈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籍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爲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

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
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
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
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
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
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
謂彊政政彊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彊愚
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
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
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事勢誠無便於尚

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也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

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彊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審敵

老蘇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
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
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
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爲末也古者夷
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
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
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
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爲日久矣歲邀金繒以
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之語以撼
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

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
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
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
名爲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爲外憂而
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
不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
匈奴之强不過冐頓當暴秦刻剥劉項戰奪之後中
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决大河潰
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
之疆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

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晋塘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
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彊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
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
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取矣及吾
宋景德中大舉來寇　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
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
匈奴狃石晋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
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
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
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

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蓋數百千萬而中國損
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
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狺然而爭者犬之常
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
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
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
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
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
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
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

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
之當今中國雖萬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
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
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
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爲則其心惟恐吾之一
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
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
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
辭卑者進也辭彊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
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

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邪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就不知賂之為害而勿

賂之爲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爲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爲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旣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疆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爲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

靡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哉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

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疆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爲無事而愚以爲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爲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爲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

張華以爲是也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納患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爲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爲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爲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

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剪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鬭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

衆始不勝彼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
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
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
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
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虛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
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
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
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
今匈奴之君有内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霸
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

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爲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策畧一　大蘇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而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懷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

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 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察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

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疏乎 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横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

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賛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掩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况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横顛倒無所施而不可爲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

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策畧二　大蘇

天下無事久矣以　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爲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爲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寧而太息者幾年於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　朝廷之所爲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將出

師其交於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爲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亦且爲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爲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强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論 當今之弊盖古之爲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

奚千萬之足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
一介之使馳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爲之不寧大
抵皆有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
答於是　朝廷洶然大臣會議既而去未數月邊陲
且復告至矣由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絕則中國未知
息肩之所而况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憂未
去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
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
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是故
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職

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今者曾不待歲月之暇則
夫禮樂刑政教化之原所以使天下同心而嚮道者
何時而議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販夫豎子皆得
執券以誅其所負苟一朝發憤傾囷倒廩以償之然
後更為之計則一簪之資亦足以富何遽至於皇皇
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句踐困于會稽之上而行成
於吳凡金玉女子所以為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
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於
士春秋貢獻不絕于吳府竊嘗怪其以蠻夷之國承
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則不勝計如

此然卒以滅吳則為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擾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疆國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賂遺於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於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辦者故

臣以爲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辦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爲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者失在於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委積之數而已至於周衰諸侯爭彊而行人之職爲難且重春秋時秦聘於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

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其後楚伍員奔吳爲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爲屬國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後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者限其常數而豫爲之備其餘者　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於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答彼

其議不及於　朝廷而其閒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禦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責令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唯所欲為將無不可者

策畧三　　大蘇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爭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後天子得優游

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或欲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以累　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爲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爲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　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　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

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歎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爲　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

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畧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疆去也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

者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多人若顧忌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秪以速天下之亂耳鼂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决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况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

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　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絛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嘩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偸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爲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問而後孔明得

以盡其才符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内爲之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策畧四　大蘇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

懷直己而行道則夫　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飄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决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閉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而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

固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穎名之士而奬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無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憤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趦趄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

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
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
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
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自知夫是以
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
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
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
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
量而不知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
論舉先賢之言而猥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

而已矣夫寛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鎭世俗之躁盖非以隔絶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舉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亦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

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獧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獧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若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獧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獧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

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策畧五　大蘇

其次莫若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其平居無

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為苟安之計賢者旣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

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
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
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
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
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至於扞格
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
人民為之朝聘會同宴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
致民讀法飲酒蜡獵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
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為未也而五載
一巡守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

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倀倀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

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
然天下終以不捉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
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能舉
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屛息莫敢或爭此其
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握手之
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擠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
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
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
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
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

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 太祖 太宗旣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 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 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

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
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
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以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
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
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
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之以上書苟小有可觀宜皆
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
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朝廷然人主之爲
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公無召見之使不知其所
從來如此則遠方其激發爲善不以位

卑祿薄無由自通 餉使天下胥知天子
樂善親賢卹民之 如此翕然皆有所感
發知愛於君而不 亦將賢人衆多而姦
吏衰少刑法之外 下之心焉耳

策斷上 大蘇

二虜爲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爲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爲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

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彊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彊偪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横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内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於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為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

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間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爲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爲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

虜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時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爲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

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無彊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征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彊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

從横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爲横秦則不然横人之欲爲横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賊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

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爲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旣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脕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彊也當時羣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爲敵本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爲國者使人備已則權在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鰓鰓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爲之

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衂則兢兢焉維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爲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爲威舍之則足以爲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策斷中

大蘇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鬬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

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踈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為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鬬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為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為憂而

臣以為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邾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為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為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為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彊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

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
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
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
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
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
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
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
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
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
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

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

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肆楚而隋之所以狃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畧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策斷下　大蘇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

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
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為
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為常故無
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勤其旃裘肉酪足以為養生
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鬬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
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
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
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
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
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

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後則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

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韍冕而垂旒
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
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
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
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
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
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
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於中
國而其豪傑間起為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
容雋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

至有天下太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晋之亂奄至京師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爲所併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

羅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狠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綱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沉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

有

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朴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耻冝其有慨憤欝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踈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　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諜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師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

其族類故厚斂而厚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
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
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窶藪也借立
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
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
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
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也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
足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
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
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

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憊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文編卷之四十一終

雜著

易童子問　歐
洪範傳　曾
洪範傳　王

武進　荊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寶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甃江胡帛子行　校刊

專任使　大蘇

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與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才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爲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功又其三歲一選吏不爲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

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爲告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　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爲　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行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珠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紝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爲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爲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

賢矣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爲治者益以苟且
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
不由此也今夫爲京兆者戴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
笞箠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
而求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知其爲誰一訊
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其
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獄訟之繁未
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虛外計之所從
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
爲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之吏吏分

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粗舉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為今省府之吏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共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于天下而欲為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闊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朞月不報則朝廷以為是無能為者不待其時而去之

而其翕然見稱于人者又以爲有功而擢爲兩府然
則是爲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
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
莫不汲汲而求去夫胥吏者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
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
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
爲卑矣苟有能者而老于此不爲不用矣古之用人
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奬之以厲其心
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槩
久而不遷至于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

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無責難　　大蘇

無責難者將有所深責也昔者聖人之立法與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其求於人者衆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爲衆人之所不能者固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於犯法天下如此而猶有犯者然後可以深懲而決去之由此而言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

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行而其事不立夫事不可以兩立也聖人知其然是故有所取必有所捨有所禁必有所寬寬之則其禁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今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

強爲善以求舉惟其旣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而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爲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爲牧人歟夫爲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卽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爲失察其去

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怪也今世之所以重發贓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劫良民以苟求免耳爲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已乎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令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終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逆知

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其
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吏小
人無舉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爲難之

無沮善　大蘇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
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
惡也甚毒而不可觧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禄
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
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
其門絶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

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絶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既已絶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絶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絶既已絶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盗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

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 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習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

文簡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
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大過而不
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為善以自贖而今
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
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
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
史賤吏為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
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
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今夫出身而仕
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

其勢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然也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夫此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而仕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其一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之之者之謂也

決壅蔽　大蘇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

莫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
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
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為患而手隨至
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
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
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
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聞
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為一身天子之貴士
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
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

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夫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

爾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鬱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於霸王兵強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

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勵精省事莫如任人勵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訢者之多而諉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于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辯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

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宴朝而稱舜之無為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勵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抑僥倖　大蘇

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

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爲可予而予之我以爲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斂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名器而嚚嚚者以爲不可畏是烏足邮哉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蒞官之所得而

閑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其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辯論官才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定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

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強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爲輩莫敢不盡與臣切以爲今之患正在於任人太過是以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　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条之以其才能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亦推

出[illegible][illegible]有司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士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于時而嚮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亦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為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之也臣以爲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羣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士而習知其爲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矣唐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

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未知其果不可以為治也

均戶口　　大蘇

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于官一夫而畝而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

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内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爲九百萬夫之地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爲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爲率則王畿之内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十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廢而天下之民轉徙無

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肩躡足以爭尋常挈妻
負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民無餘蓄一遇水旱則
弱者轉於溝壑而强者聚爲盜賊地非不足而民非
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民之不均其弊
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忽故而重新則民不均夫
民之爲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廬舍桑麻果蔬牛羊
耒耜皆爲子弟百年之計惟其百工伎藝無事樹藝
游手游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極其所往是故
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農民捨其耒耜而游於四方
擇其所利而居之其弊一也凡人之情怠於久安

議於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餘則必省刑罰薄稅斂輕力役以懷逋逃之民而其久安而無變者則不肯無故而加䘏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地以至於衆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民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為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為力今欲無故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謗之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臣愚以為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士大夫出身而仕者狃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之制吏二

千石皆徙諸陵麓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某者皆徙荆襄唐鄧許洛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者故恐獨往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此其所謂因人之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饑饉流亡之民夫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爲戚哉當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過廩之費不甚厚而民樂行此其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田貸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較賦役

大蘇

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初蓋甚均也責之厚賦則其財足以供署之重役則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輕重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視地以爲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爲役是故貧者鬻田則賦輕而富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勝亦所以破兼并之門而塞僥倖之源也及其後世歲月既久則小民稍稍爲姦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行而不忌今天下一戶之賦官知其爲賦之多少而不知其爲地之

幾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爲官吏雖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由以止絕故其爲姦常起於貿易之際夫鬻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鬻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迫於饑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有田者方其窮困之中苟可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姦民欲計免其賦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之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之賦大抵淆亂

有兼并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於重斂以至於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賦存而其人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天下有一人焉僥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衆則其不幸而受弊者從可知矣三代之賦以什一爲輕今之法本不至於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斂爲病者豈其歲久而姦生偏重而不均以至於此歟雖然天下皆知其爲患而不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而更制其賦之多寡則姦吏因緣爲賄賂之門其廣

狹瘠腴亦將一切出於其意之喜怒而其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且臣以爲此最易見者顧弗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埒埒必有所直之數其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官必據其所直之數而取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久遠者不可復知矣其數年之間皆足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苟其稅多者則知其直多其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美也如此而其賦少其役輕夫人亡而賦存者可以有均矣鬻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給其賦重爲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實

之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以往者貿易之際爲姦者
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直與凡賦之所宜多少
而以稅衆之如此則一持籌之吏坐於帳中足以周
知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民得以少蘇不然十數
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日以輕輕者日以重而未
知其所終也

省費財　　大蘇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
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
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無

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日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益

而財愈不備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
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
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者何以異此　國家
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
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荊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
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
思其始而喘喘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
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
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

常間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産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

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筭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豈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愁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

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濵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

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徙兵之費其爲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勸親睦

大蘇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爲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

喪相卹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
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
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欣歡之心而爲
隣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
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
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讓之風息而爭鬬之獄繁
天下無事則務爲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
徙渙散相棄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天下何其多故
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故輕犯法輕犯法則
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

和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illegible]
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
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敎民和親則其道必
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
心古者有大宗小宗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
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
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
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
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
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

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爲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

猶自秦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

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為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于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闊而行之朞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敦教化　　大蘇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為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

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其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

民之具甚詳且寄也學校之制射御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耻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　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

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御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仰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

情者而先之令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
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
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
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
若務去其貪往者西河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為
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
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
兵興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夫如是將何
止民之詐欺哉夫所以貴乎縣官之尊者為其恃於四
海之富而不事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

也緣古之聖人不得而取則將有所置以明其不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而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敎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蓄材用　　大蘇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于鰍蚖之所蟠牂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　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

天下之怨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
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 朝廷之
士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
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空朝廷無所恃也沿邊之民
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嚮北吏士未戰
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内
之 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
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
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
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

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恐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也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

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畧收勇悍之士而開倡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强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于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畧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旣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

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眞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畧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

然後可得而用也

定軍制　　大蘇

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爲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閑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

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有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唯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其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于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

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
墓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乎吳蜀凡舟
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
而賦斂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
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
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昔建
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　太祖　太宗躬擐
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
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後
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

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鬬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

有之遂其意則欲一羣起而噪呼此何爲者也天下
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以異於畿
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専信禁兵也曩者蜀之
有妖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
爲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
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
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常用之矣蜀人
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常以抗衡于上國又安得禁
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
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於賤隸役夫之

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可以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餽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練軍實　大蘇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閑爲民而役於官

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餽粮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隘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歛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

旣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旣已託於營伍之中而其姓名旣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給于官至于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鋭强力之氣足以犯堅冐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

淆澠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

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日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

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呼呼無

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

兵常驕悍於民常怯賊盜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

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

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

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

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並去

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

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教戰守　大蘇

夫於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

夫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蹷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

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鬭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為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

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

貧有賞罰而行之旣久則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倡勇敢　　大蘇

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

乎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卻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則閭閻之小民爭鬭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

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飜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飜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劒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

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
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
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
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
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
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
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
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
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
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

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

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厲法禁　　大蘇

昔者聖人制爲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

而賞隨之是以上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髪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于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于疏賤者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

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
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
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夫
州縣之吏受賂以鬻獄其罪至于除名而其官不足
以贖則至于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
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
之爲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
其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
彊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以
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减者至于罰金蓋無幾矣夫

過惡暴著于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況木索笞箠哉　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下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

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為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發而輕犯法則固以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為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莅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于館閣之臣出為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柰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

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令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旣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爲者也聖人爲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去姦民　大蘇

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畜而不發以待天下之釁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於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以嚴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姦民

禍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爲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爲資且其治平無事之時雖欲爲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爲盜賊聚爲博奕羣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雞逐狗大者椎牛發冢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子而相與嬉游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下有釁鋤耕不務相率而剽奪者皆鄉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主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

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爲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衆矣有終身爲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爲䂓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縁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者葢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朞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

無曠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兎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 天子以仁恕爲心而士大夫一切以寛厚爲稱 上意而懦夫庸人又有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雪冤之賞而内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姦將爲子孫憂宜明勑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

必待其自入於刑而間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在誅寡而悅衆則雖舜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與焉有內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羣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強則匹夫羣起之禍不作今者內無權臣外無強諸侯而萬世之後其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為安民之終云

文編卷之四十二終